

荷花

八月節花事，就從荷香  
二節節集十二月月誌之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 明月灣區

金塔書

二〇二五年 八月號

專題：廣州文學的地域特色與精神圖譜

文化綠蔭：鄉愁，是一株金金的雪松 / 黃秀蓮

／張 鴻、王 濤、杜鎔溟、更 香、林培源

萬花筒：文學香港和《香港文學》

／林中英

學術研討會暨文學大賽頒獎典禮側記 / 肖小娜

上海理髮館——煙火蒼生之一 / 巴 桐



廣州塔（小蠻腰）。（明報資料室）

青霞園地

畫 林青霞  
文 激

她站在光的對角線上，  
紅衣如焰，黑髮如瀑，  
細碎的金芒綴在髮間。

太陽穿過那層疊的綠，  
樹葉低語，森林蘇醒。  
當光束選她作為支點，  
所有的葉脈都如朝聖般舒展。

微風拂過，  
整座綠境隨之搖曳——  
目光所及，萬物生長。



## 唯有扎根大地 方能仰望星空

潘焜明

廣州，這座歷經二千多年文化洗禮的南方都市，始終是漢語文學版圖中一座不可忽視的豐碑。從近代黃遵憲「我手寫我口」的宣言，到梁啟超「小說界革命」的實踐；從魯迅在中山大學播撒的火種，到當下「新南方寫作」的先鋒實驗，廣州文學始終以開放包容的胸襟、銳意革新的姿態，在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全球的碰撞中，構建起獨具嶺南氣質的文學譜系。

廣州文學的基因裏鑄刻着敢於突破傳統的精神密碼。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歐陽山的《三家巷》以細膩筆觸勾勒出革命洪流中的市井煙火，黃谷柳的《蝦球傳》則通過流浪少年的眼睛，映射出殖民地的複雜肌理。這些作品不僅奠定了廣州城市敘事的雛形，更以「小人物見證大時代」的敘事策略，開闢了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新路徑。改革開放後，章以武與黃錦鴻的《雅馬哈魚檔》捕捉市場經濟初興時的市井活力，而當下林棹的《潮汐圖》則以魔幻筆法重構十三行的全球貿易圖景——廣州作家始終以文學為鏡，既映照歷史轉折中的個體命運，亦折射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獨特軌跡。

廣州文學的獨特魅力，在於其將市井煙火昇華為美學哲思的能力。葛亮《燕食記》中，一盅兩件的飲茶文化成為百年粵港變遷的隱喻；宥予《撞空》裏海珠橋下的出租屋與生活，精準刻畫出當代青年的精神漂泊。這種「以日常見永恆」的敘事智慧，恰如珠江水的特質：表面波瀾不驚，內裏暗湧深流。更值得關注的是，新一代作家如索耳、路越等，將粵語方言、嶺南文化等元素轉化為敘事實驗的燃料，使《細叔魷魚輝》這樣的作品既扎根地域，又超越地域，成為探討普遍人性困境的文學樣本。

廣州文學的精神底色，是「雄直」風骨與「市韻」美學的交融。黃禮孩的詩歌在茶樓炊煙與星際漫遊間自由穿行，鄭小瓊以《女工記》為流水線生命賦形，而張欣的都市小說則始終保持着對商業文明既擁抱又審視的辯證姿態。這種「在地性」與「世界性」的辯證，在「新南方寫作」浪潮中尤為凸顯：朱山坡從南方民俗走向非洲荒原，王威廉在科技倫理中注入嶺南思維——他們以文學證明，越是地方的，越是世界的。

站在嶄新的歷史階段回望，廣州文學始終如珠江入海般：既保有源頭活水的清澈，又敢於在鹹淡水交匯處激蕩出新的生命力。這在在昭示，真正的文學高地不在於標榜地域特色，而在於如何將一方水土的呼吸，轉化為人類共通的情感密碼。這正是廣州文學給予當代漢語寫作最珍貴的啟示——唯有扎根大地，方能仰望星空。

# 目錄 CONTENTS

3



明月灣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二五年八月號 總二十八期

## 卷首語

1 潘耀明 唯有扎根大地 方能仰望星空

## 專題：廣州文學的地域特色與精神圖譜

4 張鴻 嶺南煙雨入筆端——廣州文學的地域特色與精神圖譜構建

8 王漆 爺爺的槍

11 杜鎔深 無法選擇的路

14、15 更 杏 她星之海（外四首）、兩棲獸

19 林培源 大灣區城市敘事的新變——以近年「廣州城市題材小說」為例

## 文化綠蔭

22 黃秀蓮 鄉愁，是一株金金的雪松

23 林中英 籌賑「兵災」

24 朱少璋 回首

25 唐 睿 當下還有尼祿的？

## 萬花筒

27 肖小娜 文學香港和《香港文學》

32 巴 桐 ——學術研討會暨文學大賽頒獎典禮側記  
上海理髮館——煙火蒼生之一

## 學苑春秋

34 蒲 葦、潘明珠、王淑雲 （師說師文）痛

37 陳煌森、胡珮嘉、陳羨貽、郭妍心 （學府點滴）痛

封面內頁 畫 林青霞 青霞園地

封底內頁 文 激 激 名家手跡（余英時）

封底 詩、畫 印象 藕花深處

23



27



二〇二五年八月 總二十八期

# 專題

## 廣州文學的地域 特色與精神圖譜

張鴻、王溱、杜鎔湜、  
更香、林培源／撰

廣州文學淵源綿長、內容多元豐富，有着穩定深沉、流動包容、傳統與現代交織、本土與外來共生的獨特氣韻。今期深入剖析。

《廣州文藝》、《詩詞》報總編輯張鴻從小說之多元敘事中的時代鏡像、散文之從鄉土到都市的精神還鄉、詩歌的雄直傳統與現代性突圍、報告文學與「非虛構」四方面探討廣州文學的特點與精神風貌。

廣州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專業作家王溱，細說一個獨居頂樓的女子遇事而在漆黑的房間裏驚魂未定，被幻化成無數惡魔的光影所困，但幸得爺爺的「那桿槍」及時閃現守護她的一個故事。

廣州新銳評論家杜鎔湜從都市人視角探索自身來處，從與人社交的敲門磚到三代親情的連繫，源自廣州這座城市的鄉愁，正是他腳下一條無盡延伸、無可選擇的路。

「茲因這不由分說的龐大肌體，／滾漲萬鈞永動的史詩……」詩人更香透過她星之海、小碗豆、在廣州、幻島歌等從不同角度抒寫對人生、城市的觀察，細緻的感情中，蘊合豐富的詩意與寓意。

清華大學文學博士、廣東省作家協會簽約文學評論家林培源探討近年以廣州為背景的文學作品，從林棹、葛亮、魏微等作家的小說創作入手，分析其如何通過多元敘事手法，描繪廣州的都市風貌，以至大灣區城市精神。

——編者

「廣州文學以『雄直』、『風骨』、『市韻』為基底，多維度持續突破，既扎根嶺南本土，又面向全球視野，形成『傳統與現代交織、本土與外來共生』的獨特氣質……」廣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張鴻從小說之多元敘事中的時代鏡像、散文之從鄉土到都市的精神還鄉、詩歌的雄直傳統與現代性突圍、報告文學與「非虛構」四方面透析廣州文學的特點與精神風貌。

——編者

## 嶺南煙雨入筆端 ——廣州文學的地域特色與精神圖譜構建

張 鴻

自近代以來，廣州始終是中國文學革新的前沿陣地，黃遵憲率先倡導「我手寫我口」，對此後的文學革新運動起到了先驅作用；梁啟超提倡的「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推動了傳統文學向現代文學的轉型。新文化運動期間，廣州作為南方的主要陣地，產生了宣傳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湧現出一批具有拓荒性質的作家作品。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廣州新文藝持續發展，不少著名作家都曾在廣州參與革命工作，其中包括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魯迅在廣州培養了一批革命文藝青年，積極傳播革命思想，成為廣州左翼文藝的鮮明旗幟，成果豐碩。抗戰勝利、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之後，經典佳作頻出，黃谷柳的《蝦球傳》、歐陽山的《三家巷》、秦牧的《花城》、吳有恆的《山鄉風雲錄》、陳殘雲的《香飄四季》、黃慶雲的《刑場上的婚禮》、金敬邁的《歐陽海之歌》等，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印記。

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南粵作家們積極承擔起描繪社會歷史變革的使命，歐陽山、陳殘雲等老作家筆耕不輟，新一代作家作品如潮湧現，呂雷的《海風輕輕吹》、章以武與黃錦鴻的《雅馬哈魚檔》、葉曙明的《環食·空城》、陳國凱的《我該怎麼辦》、以汪國真代表的「新生代詩歌」等，南中國的文學在中國大地上閃耀着別樣的光芒。

當下的廣州，文學生態生機盎然，各種文學體裁發生了豐富的變化，作家隊伍形成梯級結構，文學作品的個性與時代性交融。

### 小說創作：多元敘事中的時代鏡像

#### 一、紅色經典與歷史重構

廣州的文學創作賡續傳統，紅色題材與歷史題材仍然是作家們主要的創作方向，但他們更關注歷史背景下的個人和家庭，「以小見大」，



以個人命運、家族變遷燭照民族歷史。

劉斯奮的《白門柳》是清末清初錢謙益、柳如是、冒襄等人與時代、命運奮力抗爭的故事，它突破了傳統歷史小說的敘事框架，深入文人心靈世界，被譽為「文化詩魂的史詩」，獲得全國第四屆茅盾文學獎。散文家熊育群轉向長篇小說創作，一頭扎進了「歷史」，寫就《己卯年雨雪》，故事發生在抗戰時期的嶺南鄉村，兩個中日家庭的遭際。近期出版的《金墟》關注的是百年僑鄉的興衰變遷。他的小說創作有着深刻的歷史洞察、細膩的人文關懷和獨特的敘事風格。魏微曾以短篇小說《大老鄭的女人》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歷經十年完成了長篇小說《煙霞裏》，以主人公田莊四十一年的人生為經緯，用編年體結構串聯起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變遷，是一部日常敘事與宏大歷史交織的佳作，有評論家說這是「一部流動的中國社會史」。葛亮是當代華語文學界兼具學術深度與創作鋒芒的作家，以歷史敘事、城市書寫與文化考據著稱。《燕食記》以粵港飲食文化為載體，通過四代廚師的技藝傳承，書寫近百年中國的文明流變。龐貝的長篇小說《烏江引》，以文學之筆破譯歷史的密碼，讓隱蔽戰線的無名英雄走出檔案，讓長征精神不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具象為一個個有血有肉的生命。電影《我的父親母親》的作者鮑十，定居廣州二十餘年，創作不停滯、不重複，最新出版的小說集《我是扮演

者》以日記的形式講述了演員「孟千夫」的從業經歷。他說：「我想把中國歷史『兜』一下，通過對歷史的掃描，進行思考。」王十月的新作《不舍晝夜》以「七十」後王端午的人生軌跡為主線，詳盡描繪了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至二〇二三年近半個世紀裏個體命運的成長歷程，見微知著，透視社會的演變，折射時代的更迭。

## 二、城市文學

蒲荔子是廣州城市文學的代表。二十年前蒲荔子以李傻傻為筆名出版了長篇小說《紅X》，首印二十萬冊，被美國《時代周刊》稱為「幽靈作家」。這本書被稱為「八十後版的《麥田裏的守望者》」，是一代年輕人的青春記憶。二〇二四年，他帶着新作《虛榮廣場》回到文學現場，仍然是以「粗烈的蠻力」，描述那些終究不會通情達理的親情、愛情和友情，探討成長的虛榮與真相。居住在廣州書寫廣州的河南人有予，二〇一三年出版了第一部長篇小說《撞空》，以對都市青年虛浮感的精準刻畫而獲得刀鋒圖書獎頒發的年度青年小說家獎。他的語言獨特、敘事具有實驗性，作品主要以都市青年精神困境為創作主題，他的作品與張欣的小說一樣有着具象的嶺南地域細節。

張欣幾十年如一日講述著她生活的這塊土地的故事，《浮華背後》、《深喉》等作品聚焦廣州職場生態，《鎖春記》、《不在梅邊在柳邊》書寫都

市女性的命運，近期出版的長篇小說《如風似璧》更是將筆觸延伸到了民國時期，打造了三位女性的不同成長道路。同樣為廣州代言的還有張梅的《破碎的激情》、《遊戲太太團》，這些作品成為中國都市文學的重要文本。

### 三、「新南方寫作」

「新南方寫作」自誕生以來，它就被投以超越邊界、多元融合的空間性與創新性的理論期待。

在地的代表作家有朱山坡、王威廉、陳崇正、路越、索耳、梁寶星等。朱山坡的最新小說集《薩赫勒荒原》的出版，拓寬了寫作路徑，讓他的文學地理版圖一直延伸到了非洲、美國，他探索的是人類命運中的靈性交集。王威廉是「八十後」代表作家，他的作品以知識分子精神困境、科技倫理、嶺南地域文化為焦點，兼具哲學思辨與敘事實驗，為「新南方」的寫作注入了獨特的智性色彩。近期出版的《火苗照亮宇宙：暗生命傳奇》力圖在宇宙的極限中找到一條新的生命之路。陳崇正的作品譜系龐大，融合了鄉土記憶、科幻寓言、嶺南文化。評論家謝有順曾說：他讓潮汕的「鬼氣」有了當代文學的形貌。

路越、索耳、梁寶星都是「九十一」後作家，路越的作品充斥着潮濕的黑暗、破碎的夢境與心理深淵，最近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吉普賽郊遊》。索耳雖然年輕，但已是一位成熟的作家，他的文字猶如

一場語言的煉金術，以實驗性寫作重構地域文化敘事，為嶺南文學注入了海洋性的流動感。梁寶星的文學創作以多元主題、創新敘事和獨特語言風格形成鮮明特色，代表作有《海邊的西西弗》等，兼具現實關懷與先鋒探索。

### 散文創作：從鄉土到都市的精神還鄉

#### 一、歷史鈞沉與文化觀察

筱敏的散文是一代人精神突圍的文學見證。她拒絕隨波逐流，選擇在歷史的暗角與個體的深淵中獨自勘探，以文字為燈，照亮被遺忘的人性微光。她的《捕蝶者》、《暗啞群山》以詩性語言重構了歷史記憶。艾雲被視為「新散文運動」的重要實踐者，她的散文常以個人生命經驗為基點，融入對歷史、文化、自然與人性的深度觀照，展現出一種詩性與理性交織的美學特質。

#### 二、都市觀察與日常美學

葉曙明是兼具文學性與學術深度的複合型作家，其創作以嶺南歷史文化書寫為核心，融合小說、散文、歷史非虛構等多種體裁，《廣州傳》詳盡描繪了廣州城市物質與精神的演變歷程，將地方誌的嚴謹與小說的靈動結合，創造了「學術散文」的新形態，重構了城市書寫的美學秩序。黃愛東西是資深媒體人，「小女人」散文流派的重要作家，作品粵味醇厚，敘事寫人極有作派、腔調，有畫面感。她



的散文創作在市井煙火與都市脈搏的交織中，構建起獨特的文學坐標系。

### 詩歌創作：雄直傳統與現代性突圍

在廣州文學界，黃禮孩是一個標誌性人物，他以自辦詩歌刊物《詩歌與人》為支點，以「一個人的詩歌獎」攪動了整個國際詩歌圈，並以一己之力主導「廣州新年詩會」，持續了十七年。他的作品既延續了嶺南文學的煙火氣，又以跨文化的視野拓展了南方寫作的精神維度，形成了「在地性與世界性辯證統一」的美學特質，代表作品有《我對命運所知甚少》、《我的地理的光明旅行》等。世賓在二十年前提出「完整性寫作」的理論概念，他認為，詩人需以「良知、尊嚴、愛」為基底，建構完整的詩歌人格，十年後他又提出「境界美學」，強調詩歌應觸及「生命意識的最高境界」。代表作有《交叉路口》、《目標在尋找它的神槍手》等。鄭小瓊的詩歌是工業文明的疼痛備忘錄，也是底層生命的精神突圍史。她將個體經驗昇華為時代寓言的寫作，使她成為當代中國打工文學的標杆詩人。代表作品有《女工記》、《庭院的鳥群》等。馮娜是少數民族詩人，曾獲得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她的創作將滇西北的自然神性、多民族文化記憶與現代性反思熔鑄一爐，形成了兼具詩性凝視與哲學思辨的獨特風格。代表作品有《無數燈火選中

的夜》、《樹在什麼時候需要眼睛》等。

### 報告文學與「非虛構」

劉迪生是當代廣東報告文學領域的代表性作家，其作品以「大寫生命、記錄時代」為核心，聚焦改革開放前沿的社會變遷與人物命運。他的代表作品《南國高原：徐克成和他的醫學世界》、《點亮生命：志願者趙廣軍感動中國》等，可以看出他對生命的敬畏與對時代的擔當，使其作品超越了文體的局限，成為理解中國社會變遷的重要文本。黃燈是「非虛構」的重點作家，她的作品《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曾經在各大公眾號閱讀量超千萬，成為「返鄉書寫」的代表性文本。她以個人體驗創作的《大地上的親人》、《我的二本學生》、《去家訪：我的二本學生2》聚焦鄉村現實、教育公平，相繼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

廣州文學以「雄直」、「風骨」、「市韻」為基底，多維度持續突破，既扎根嶺南本土，又面向全球視野，形成「傳統與現代交織、本土與外來共生」的獨特氣質。未來，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推進，廣州文學將在更多的領域開闢新境界，成為中國文學版圖中不可替代的「南方坐標」。

（作者為《廣州文藝》、《詩詞》報總編輯，廣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

◎

爺爺離世的消息傳來那天，獨居頂樓的女子遭遇醉漢圍困。在漆黑的房間裏，她驚魂未定，被幻化成無數惡魔的光影所困，惶恐不已。童年時有爺爺的那桿槍守護着她，而今夜，一道微弱的光影竟奇妙地浮現，彷彿是亡者最後的溫柔安慰。

——編者

## 爺爺的槍

王 濤

頂樓的房間租金自然便宜些。誰也不願爬那嘎吱作響的木樓梯，尤其是夜歸的時候，每踏一步都能聽見樓梯不滿的咒罵，樓道壁布滿冷峻的眼睛。她安慰自己說高點好，高點視野更廣闊，方便看日落，或者看日出，儘管這棟公寓也就五層，還不夠格關心太陽的行蹤。

「站得高，才能望得遠」——這是爺爺說的。

「居高臨下方可掌控敵情」——還是爺爺說的。

爺爺說的，她信。小時候她住碉樓，爺爺會把槍掛在碉樓最高一層的靠牆處，以便有什麼情況可以快速取下，槍口從牆上的小孔伸出瞄準來意不善的入侵者。她至今還記得木槍托在月光下泛出若有若無的光，那是被人常年摩挲出來的包漿。她也喜歡撫摸那槍托，滑滑的，涼涼的，有時還會把臉貼上去。童年因為這桿槍的存在而充滿安全感，即便自始至終她都沒見過這桿槍響過，一回都沒有。據說爺爺的爺爺一槍沒開過就成了遠近聞名的神槍手。據說的，據爺爺說。

城裏沒有碉樓。這破公寓哪裏比得上碉樓？但她還是走到窗前學爺爺居高臨下瞪大雙眼巡視。遠處喧嘩的街市和近處稀落的路燈盡收眼底，她卻怎麼也摸不清「入侵者」的底細。「入侵者」不是人，是光。光影狡猾且變化多端，一下是圓形的，如手電筒所照，像極了一夥城市獵人在四處搜尋刺激；一下又雪花狀閃爍，如同用手機翻拍的黑白無聲電影，極有可能下一幕就是數不清的凌亂腳步，某隻鞋上還沾着嘔吐物；更放肆些的影子會靠近她，幾乎是緊貼着她眼皮底下晃，如醉漢搖晃的虛影，避無可避。

她忍住篩豆般顫抖的身體，假裝爺爺的槍此刻就在自己手裏，把槍口伸出去，瞄準。該朝哪兒瞄準呢？光影沒有形狀，總在她意



這樣的「敵人」不像碉樓外的入侵者那樣由遠至近一步步靠近，即便手上真有槍，又能怎樣？

(資料圖片)

的都在辦  
了，早點  
入土為  
安，讓她  
安心留在  
城裏上班  
不必來回  
折騰。她  
自然不會  
聽，心裏  
悄悄琢磨  
怎樣跟老  
闆娘請假  
成功率更

想不到的地方出現，又從她意想不到的地方消失。與其說像鬼魅，不如說像來自另一維度的怪物，身手敏捷且能隨意變幻，大能填滿整間屋子，小能擠進她手指上細狹的傷口。

胡亂瞄了一會兒，她的身體顫抖得更厲害了。這樣的「敵人」不像碉樓外的入侵者那樣由遠至近一步步靠近，即便手上真有槍，又能怎樣？

更何況，她沒槍。

記憶中的那桿槍隨着爺爺的離世不知所蹤。

喪訊是昨天阿爸打電話告訴她的，輕描淡寫。

沒別的意思，就是告訴她不必急巴巴趕回來，該辦

高。跟阿爸有一搭沒一搭聊了一會兒，她終於忍不住問起爺爺那桿槍的事，阿爸愕然，說家裏哪來的槍。她不甘心，給阿爸描述着槍的模樣，還有掛的位置，阿爸打斷她的話一口咬定就是沒有槍，說那是老黃曆的事兒了，家裏早就沒有槍。

沒有槍？

阿爸說得很篤定，沒有槍。

難怪眼前這些怪物如此肆無忌憚！她坐下，它就在牆上與她對峙，目光有些不滿，甚至帶着嫌棄，讓她想起今天開口請假時老闆娘看她的眼神；她站起時，它就往她背後跑，速度很快，總能在她回頭的那一瞬間消失不見，讓她心裏空落落完全沒底；浴室吊着的燈泡也被它收買了，一直搖晃，一閃一閃，隱約還帶着粗壯的喘氣聲。若怪物張大嘴把她一口吞了倒安寧，它偏不，一遍遍強迫她反芻今晚不堪的經歷。

今兒回家確實晚。她答應老闆娘把未來幾天的工作都做了才得以順利請假。午飯啃了包餅乾，晚飯也沒工夫吃，滿腦子都是電腦裏的數據，路走得跟踉蹌蹌，意識跟不上腳步。大意了，真的大意了，她竟忘了避開死角，避開陰仄的小巷。

那一群醉漢就在轉角處，動靜是有的，她竟半點沒有提前發現，待轉身欲往回走時已被人拉住，呼啦被圍在了中間。

她低聲求饒，顫抖的聲音瞬間被醉漢們肆無忌

憚的笑淹沒。她便大聲呼救，更大聲的，是不知誰手中的酒瓶「咻啦」碎一地的聲音。

昏黃的街燈根本指望不上，它們只會把醉漢的身影與破碎的月光混在一起搖晃，地上的影子雜亂無章，空氣中瀰漫着嘔吐物的酸味。她下意識雙手抱胸往地上蹲，被一隻黏糊糊的大手硬拉起來，掙扎中她的手被什麼劃了一下，也不知流血沒，鑽心般地疼。

「住手！」

「放開那個女孩！」

「我報警啦！」

「還不快滾?！」

不遠處傳來響亮的幾聲喝。有路人經過，人數還不少。醉漢們沒有得逞。謝天謝地。

該死的光影們卻得逞了，尾隨她回了公寓。她好累，踏上木樓梯的步伐如同出殯般沉重，死一般寂靜的房間裏彷彿有哀樂奏響。記憶被凌亂的腳和交錯的身影攪得支離破碎，她蜷縮在床上，憶不起任何一張醉漢的臉，甚至搞不清那些身影的具體數量，如同一隻忘記弓長什麼樣的驚弓之鳥，獨自在這小小的房間裏瑟瑟發抖。

她決定開着燈睡，大大小小開了近十盞燈。足夠多的光源就能稀釋那些可怕的光影，這是無影燈的原理。方法沒問題，但這破公寓老舊的電路出了問題，才開一會兒就跳閘了。

啪！一片漆黑。

所幸窗外還掛着一輪不甚圓的明月，勉強把滿室漆黑變成稀釋過的淺黑。她揉着眼睛好讓眼睛快點適應，揉着揉着突然瞪大了雙眼。

槍！一桿槍！

餐桌有個長長的影子清晰可見，形狀像極了爺爺那桿槍！

她循着月光來的方向找，很快在窗台上找到了這桿「槍」的出處——一塊從手指上扯下來的創可貼。創可貼是今晚救了她的幫人裏面一個可愛的圓臉女孩給她貼上的。女孩很細心，先拿純淨水洗傷口，用嘴吹乾，這才小心翼翼給她貼上，離開前還不忘輕輕摸摸她的臉，給她安慰。洗澡時創可貼打濕了，她便扯下來隨手放在窗台上，月光大概是受了誰的囑託，硬是把影子拉成了槍的形狀。

「怪物」早已逃得無影無蹤。她顫抖着伸出手去摸那桿「槍」，沒錯，滑滑的，涼涼的，忍不住把臉貼了上去。

「爺爺，我就知道我不會丟下我不管的……」  
憋了一晚的她終於大聲哭出來，哭得聲嘶力竭，猶如靈堂前的孝女。

（作者為廣州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專業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出版有長篇小說《嶺南偶遇》、《同一片海》、《第一縷光》及短篇小說集等。）



「我的世界，一條路，那樣小，那樣不足掛齒，也是那樣實在地澱積在我的記憶深處，我對它無計可施。」作者從都市人視角探索自身來處，從與人社交的敲門磚到三代親情的連繫，源自廣州這座城市的鄉愁，正是他腳下一條無盡延伸、無可選擇的路。

——編者

## 無法選擇的路

杜鎔湜

人的來處閃爍着不可思議的魔力，這是在兒時窺破的真理。那時，我跟着父母，坐在飯局的餐桌邊，人們攀談起各自的來處——家鄉、學校或者部隊。他們口中說出的陌生音節指向的那些地方，在幸運的多數時刻似乎總能匯為一處。我坐在角落，視線穿過舉杯的手和相碰的酒杯，看見他們臉上的笑容。初次相見的人們喜笑顏開，彷彿親同手足，有了源源不斷的話題。我驚訝談論來處的魔力，心中歡喜：若效仿此法，從此不管遇上什麼人，哪怕我這樣怕生，只要聊聊我們共同的來處，莫說從陌生到熱絡，就是化干戈為玉帛，也是有可能的。

只是，這招似乎在我身上還從未顯靈過。在廣州讀中小學時，如果對方同樣不說粵語，我總會問一句：「你是哪裏人？」大學前在廣州讀書的時候，我的少年朋友往往會乾巴巴地應上一個地名，然後，兩人陷入沉默。或者他會乾巴巴地補上一句：「你呢？」於是我也報上一個地名。故鄉的名字一飄出口，我便感到一陣奇異的落寞。說是故鄉，不過是一個一年中只在寒假的幾天會去的地方罷了。

後來在美國上大學。到世界去，一個人的來處不需憑藉語言，就直接在我的身體上現身了——膚色、眼睛、頭髮、鼻子——通常也就到此為止了，

事實上，談論故鄉在我看來是少有些造作的事。少年憑藉他特有的奢侈與淺薄，心中嚮往未來和遠方，卻唯獨缺少沉湎在回憶中的時刻。照這麼看，城市孩子的童年是多麼乏味啊，不過在家和學校一線間的來回往返，除了公布考試分數外只剩下些說來也並不讓人振奮、長大後就要落灰的愛好，幸運的孩子有機會出國，讓想像出的風景落入視網膜中，似乎再無值得一提的事件。

於是，不知不覺中就長大了。說是廣州人，別人都大不相信，相貌、口音都看不出痕跡。在這座偌大的城市，我的前十七年只在了一條路上徘徊，城市的其餘只是在地鐵狹長車廂裏冷色的風與燈光中抵達的站點。說起來，回憶和地鐵的質地相同，神思惘然間飄進另一個時空，此時此地的座位冰冷堅硬的觸感也漸漸消失了，最終只剩下我和我眼睜中的景象。就像童年回憶中，自己常常坐在房間帶樹葉花紋的鵝黃色窗簾旁從陽台往外望，上半身左右搖晃，視線範圍怎麼也晃不出對面樓房陽台的陰影，彷彿眼前與我對望着的是路口的爛尾樓，那棟人造物巨大的空洞呼呼地漏着風，而我就這麼悠閒地呆望着，為它困惑得說不出話。如果不刻意攫取什麼，回憶只是諸如此類無意義的出神時刻，回憶的世界裏沒有其他人，只有自己，只是一個人的沉默。

在男孩沉醉在自己的內心時，世界依然熱鬧。鳥兒又在鳴叫，怎麼也哼不出新意，門衛粗糙的口癖「丟佬老母……」中間說話的聲音弱下去聽不清了，「丟佬老母！」院子很小，門衛的嗓門很大，在家裏沒來由地遭受着這無端的惡語，家人置若罔聞，男孩卻害怕、不解、氣憤，又為自己



作者的過去大多只在了一條路上徘徊，城市的其餘只是在地鐵狹長車廂裏冷色的風與燈光中抵達的站點。  
(資料圖片)

的天真氣得笑出了聲。最讓他煩擾的，還是隔壁紡織廠音響功放的「動次打次」的DJ版流行情歌，黏膩的聲音線和呆板刺激的電子音效，那時他只覺得這音樂刺耳，後來他才明白讓他窒悶的是它批量複製的漿糊般的欲望。

那時，實業路上的店舖還沒開張，路的兩邊是空空的洞穴，即使捲簾門收起，陽光也照不進去。男孩牽着爺爺的手在空蕩蕩的街上走，打量着走過的一間間空店舖。爺爺揚了揚牽着他的手說：「淚，進去看看。」男孩卻把頭扭向另一邊。爺爺牽着他往裏領，他就鬆開爺爺的手往馬路的方向跑。男孩往裏面望，只是想起了他家樓下的那戶人家，

從樓梯口望過去也是這樣黑魃魃的，每次經過，鄰居家的狗都嗷嗷凶叫，男孩又害怕又委屈，他覺得自己被狗冤枉了，他沒有侵入狗的領地的意思，狗不必對他那麼戒備——看，那洞裏是不是有東西在閃爍，像那豎着耳朵的黑狗的眼睛？爺爺說：「淚淚你看！」他的手臂在身邊來回擺動，然後，跳進了洞中，朝洞裏「嘿」地喊了短促的一聲。爺爺轉過身說：「你看，沒事吧。」男孩將信將疑地站在洞口，模仿爺爺的



樣子。砰，他跳了進去，水泥地震得腦袋生疼，讓他沒能「嘿」出聲來。他摸着腦袋，發現自己沒入了黑暗中，回過頭，街上的光景方正得像一塊電視屏幕，許多夜裏，他就是在那老式電視機屏幕上跳跳糖般的射線中枕着爺爺的肚子入睡的。他的小世界擴大了一個立定跳遠的距離，他樂不可支，跑到前面一間空店舖，砰地跳進去，「嘿」，又向前跑去，在另一間，「嘿」。

路的盡頭有一座小橋，水溝散發着臭氣。父母告誡他千萬不要走在人行道的邊緣，和他走在一起時，他們總是把他護在中間。他不清楚爸媽說的危險是什麼，他便時常為無名的危險擔驚受怕，漸漸地這成為了他的習慣。有一天，媽媽右手牽着他，左手挎着包走在回家的路上，經過那座橋，橋的兩邊沒有路燈，兩人走進了黑暗。粗糲的引擎聲從身後傳來，「啊！」媽媽突然驚叫。他還什麼都沒有看清，只見媽媽向前追了幾步，在空曠的街道上揮舞着手臂大喊了兩聲：「打劫啊！打劫啊！」母親折回來時，她才發現她挎在肩上的包不見了。媽媽說：「聽到摩托車的聲音就應該警惕的，走神了，好在沒讓你走在邊上。」還有一次，同樣是他和媽媽走在橋上，迎面走來一個披着長外套的男人，那男人走到他們面前的時候嫌熱似的敞開了長外套，然後母親突然攥緊了男孩的手，快步前行，男孩拖着母親的手在一旁踉踉跄跄地跟着……在外讀書七

年後，家已經搬到了別處。再次回到這條路上，我卻第一次感受到人們所說的鄉愁，才意識到，在童年生活的漫不經心中籠罩的白噪音和那些好像突然被什麼蜇了一下的瞬間早早寫在我記憶的底片，彷彿還沒調好焦距就匆匆拍下的失焦相片，在我們越來越深地陷進生活之前，它記下無法更改而註定逝去的青澀就是我們生命最真實的味道吧！我時常這樣想像我的臨終時刻，如果能在病床上從容地回味這生命的澀味，則這一生無論如何都是幸福的了。

我想，當今文學的使命大概就是記錄生活的澀味。它是一種複合的味道，有苦卻比苦輕，有酸卻不及酸的刺激，有淡淡的回甘又遠不像甜那樣饒人。它只在文學譜系圖上佔一個小小的集合，但私以為它卻恰適於這個時代。現代文學的傳統中，厚重的苦和霸道的辣應是主流。上世紀的散文常見的拿腔拿調，動輒談論「國民」、「社會」、「歷史」之類話題，當代作家前輩也習慣以貌似謙卑的口吻說出相當自信的話。「我只知道人是什麼。」實際上，這句話說得漂亮極了，它言簡意賅地說明了作家之所在。只是到了現在，年輕人恐怕更關心「我」是什麼，卻連「我」是什麼也不敢言之鑿鑿，更不敢妄談「人」之類的概念了。亞文化因真切、誠懇地吐露自我而生機勃發、備受喜愛。（其實在今天，所謂嚴肅文學的處境也幾乎類同於亞文化）至於前輩作家批評的所謂「苦咖啡文學」和「小眉小貌的

文學」，與其批評它們的「小」，不如說在現在創作嚴肅文學的難度更高。因為「人」的對手不再不言自明，它依然、甚至更加強大，而且變得更加複雜，於是一個具有說服力的「人」就曖昧難立了——現在人們寧肯在科學幻想中給人類尋找對手，卻無法說清自己此時身陷的困厄。說到底，人生的澀味滋生在人與世界的相碰，如同文學關心的是人在歷史中的情感、動機和秘密，而不單偏重於記錄社會和歷史。

我的世界，一條路，那樣小，那樣不足掛齒，也是那樣實在地澱積在我的記憶深處，我對它無計可施。路並不總像魯迅所說的：「世上本沒有路，

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那是魯迅在無路的時代許下的美好願景。但是我們並不總能開闢道路——在我們蹣跚學步時不正站在已有的路上嗎？我們的來處先於我們存在、不可更改，去處雖有，只是通向那裏的路不那麼堅實可感了。也許卡夫卡的路對現在的我們來說更親切些：「目的雖有，卻無路可循；我們稱為路的無非是躊躇。」、「道路是無盡的，不存在絲毫的增減，而每個人卻堅持用自己那幼稚可笑的尺度去衡量它。」其實兩者並不矛盾：只管走下去，躊躇下去，這就是我們時代的幸福與崇高。

（作者生於一九九九年，為廣東廣州人、新銳評論家，文學評論、散文散見各刊。）

◎

## 兩棲獸

更 杳

我們不要一次把話說得太遠  
 這樣的天候，意外都是止不住的  
 像墜石，砸入氣象的史冊。  
 你再翻翻看，那一點稀有金屬  
 造成多少花眼。造成你的我的他的  
 止不住地翻頁，假裝我們共居於同一本書。  
 沒有時間瞌睡了，腐爛沿着你的腳  
 腐爛把硬化路面據為它的心得  
 還有橋樑，一切從風景裏拎出來的硬朗  
 之物  
 長長的大國舌頭，使我心驚而不敢說。  
 那些理應開起的花，分有了我們的異常。  
 它們以閃爍代替叫喊，它們和你一樣  
 陰晴不定，和我們一樣彼此需要。  
 黑暗裏，你保存你的見解。  
 它們不應潔白，可這一次，它們儲蓄着白  
 如儲蓄熱能，如為夜晚的視覺  
 築高的石英石。還有人影為道德而踮腳  
 花踩着花湧向不可觸摸的世界。  
 大夜裏綻開，一億個被撥慢的祈求。  
 那些摩擦讓你更愛我了嗎？  
 如果愛和石油一樣有利，並多餘出星空。  
 我不能又一次地將雨絲別在耳後。  
 我不能又一次低頭巡潛為古老的兩棲獸。

（作者現居廣州，曾獲第四屆南方進步詩人獎，將出版詩集《金色飛賊》。）



「茲因這不由分說的龐大肌體，／滾漲萬鈞永動的史詩，／攪拌着凹出一輪回回身位，／讓小死的佐料／灑進口腹，在巨鯤的懶腰中，／繼續攪拌……」作者透過她星之海、小碗豆、在廣州、幻島歌等從不同角度抒寫對人生、城市的觀察，細緻的感情中，蘊含豐富的詩意與寓意。

——編者

## 她星之海（外四首）

更 杳

### 她星之海

你已經在海上了，昨日的細胞  
被撲濺的苦沫搖晃。

你必將大口呼吸，與浪花  
爭奪來龍與去脈。

茲因這不由分說的龐大肌體，  
滾漲萬鈞永動的史詩，

攪拌着凹出一輪回回身位，  
讓小死的佐料

灑進口腹，在巨鯤的懶腰中，  
繼續攪拌……

最漫長時，你生在空中

空中是凝着雨滴的前世

一生像漫長的跌落，

墜跡如透明的履帶。

這是成為海之前的演練。

騷湧用充滿彈性的歌喉喚你，又喚你。

「廣大水域或人間啣——」（你嬉）

「瓦藍，混沌之軟土——」（你嘆）

「風塵、壽期與厚葬——」（你轉哪）

「睡夢神思呀蹦蹦床……」（你躍上一個尖）

你已在海上，昨日的細胞為  
撲濺的微沫搖撼。

（似蹦跳火星）

小死的佐料灑進它口腹，

（辛啊苦）

你迎身來籠、去脈及開端。

（撞命運骨肉不分的大胸膛）

遠雷響起，如真如幻的賜福

釋放一個生命的嗚。

聽啊，偉大人生總是從童年講起

汪恣的詩篇潮喘着，

你剛剛睜開眼睛，稍頓於空中

被一滴飛蠅似的鹹水

寫進來。

### 扳機點

後來，我也不怎麼講我的故事了

太多甬道交織着，纏結出神經和血管

每一段發抖裏，平衡都在被修改

在世間，作為一項傷病而存在，

作為宇宙扳機點，作為勞損和乳酸

我是這樣的。像掉漆的公交扶手似的

在乏味的支持中腆臉着露骨的情分  
所以，也不必拿選拔過的語言簇擁我

狹小的詞典已不夠我們分離

不說了，在一些句號處讓步吧

好比從滾水的沸白中退去中心思想

你認識我，認得一根電纜裏

飽含無法辭退的虛驚，只消

趁鈍痛報鳴之際，握住逃跳不出的急轉

### 小碗豆

你瞧，垃圾堆也是一個幸運結

宇宙翻過手腕，用時與空看不見的紐帶打給我

於是我伸手出來 摸到它——

暖乎乎的小軀體

慌忙抱向胸口

就像捂住啊心口的窟窿眼

是的，我們都是好哭的窟窿眼

忐忑如塵世裏多餘的泉

把易破的睡夢放在一起晃動

你來，坐落在我壞鎖的門縫上

放倒了所有詞語

於是我只能咿咿呀呀，或是嗚嗚喵喵



想起來我也是一座窟窿 一座噴泉

想起我嘩啦啦奔淌不息的激情和軟弱

想起因呼吸揚起的灰和霧，都一樣地

小旋在每一蔓物的頭頂

你像獅子，老虎，小狐狸

松鼠，兔子，貓頭鷹

猴子，斑馬和小孩

你是一個不斷試探的存在

撲着滾着跳躍着的小東西

把鬥志頂得高高的

又把睡眠團得好鬆軟

你像我的祖先，掰下一半的飲食予我

它悄悄落進血中

於是我比幾何柔軟，也比幾何刺痛

善於輕觸和消失

把光亮的好奇攏進角落

你身上，有一個神的小聚落

讓花朵和樹叢發抖了一次

讓人啊，發抖了第二次

甜蜜喻響着，飛了出來

目光的入口前，你玩耍命運的小魔方

草是綠的

絨毛和意志剛剛長出來

你舉起小小的爪

把疼愛推向——

掉落進我心裏面

## 在廣州（其二）

在夏季，

更赤亮耀眼的遙望中

總有人蛻回少年。

樓洞之下，新鮮的年景

緊貼來人的皮膚，

那些小而怒盛的花、

潮汐般的白話，

為所有景框填餵一閃而過的甜。

生活像一對端正的大字，

只要別去垂看內心

薔薇花瓣般無窮的奚落。

植物深處響起被茂盛破壞的時序，

這東倒西歪的指令啊，

竟使蒲葵畫出清圓的心跡。

你明媚如流水的四肢也可以盛放  
更多歡愉與想像。

沙沙沙，沙沙沙——

快一點，忘掉爭吵從哪裏開始的，  
你會像那一次出走的少年

從瓶蓋裏翻躍而出

潑灑獨屬今夜的遺憾，  
讓零星剖白彌落清晨的殘羹。

如瀑的雨腳直待掀過，

赤亮的遙望中，  
總有人蛻回少年。

暴雨在喉頭滾動，

愈來愈激烈的夏天轟隆而來。

## 幻島歌

你想像海島，想像多枝的血統如何在這裏結痂  
遊民的歷史，像一陣遊過頭皮的癢……

那裏未經斟酌的陽光，攪拌着香料般

辛馥的異邦語言，海鳥似一張張羅網疾飛而過  
捕捉大氣中變幻的磁極。海島星羅棋布，

在沙石與漁網之間，一簇簇葳蕤的情欲  
撞在視野上。你赤腳走過嶙峋的石丘，

所到之處，光與陰組成的脊背變得銳利……

一道骨白色的遺跡，就恍若一聲凝重的嘆息。

繞過山崖，烏雲跌跌撞撞排遣着心事：

一陣迷濛的雨水，凍傷發疼的石榴花。

在見到海島之前，你已經想像出海島的晚上

那群不可說的星星在懷中一陣顫抖……

那裏沒有年歲的邊境線，燈塔的探照刺破歲末

模糊的傷感。黃昏空降時，風，猶如蠻橫的擁抱

用長舌檢視島嶼中的每一個角落。你接着走，

踏過炭跡與崩解的木船，腳腕纏上前世的浪花，

像火堆在虛空的盡頭，仍迸出螢火似的渴望。

（作者生於安徽，現居廣州，曾獲第四屆南方  
進步詩人獎，將出版詩集《金色飛賊》。）





本文探討近年以廣州為背景的文學作品，從林棹、葛亮、魏微等作家的小說創作入手，分析其如何通過多元敘事手法，描繪廣州的城市風貌。作者透過細讀《潮汐圖》、《燕食記》、《煙霞裏》等作品，揭示中西文化交融下的大灣區城市精神。

——編者

## 大灣區城市敘事的新變 ——以近年「廣州城市題材小說」為例

林培源

近年來，隨着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的深入推進，「廣州敘事」悄然勃興，期間更是誕生了一批題材豐富、風格多樣的「廣州城市題材小說」，如林棹的《潮汐圖》、葛亮的《燕食記》、魏微的《煙霞裏》、宥予的《撞空》、索耳的《細叔魷魚輝》、伍華星的《入刀山》等。這批作品有別於簡單的城市地理志，它們憑藉多元的敘述形式和嶄新的文學觀，勾繪出廣州乃至整個大灣區城市歷史的獨特風貌，為當代漢語敘事注入了新鮮活力。

此處所謂「廣州城市題材小說」，指以廣州為背景、表現廣州歷史文化、社會生活及城市變遷等方面的小說創作，這類小說通常會深入挖掘廣州地理環境、方言習俗、歷史遺跡、經濟發展、社會問題等，呈現廣州在不同時期的社會發展和文化特徵，經典作品有黃谷柳的《蝦球傳》（一九四七—一九四八）、歐陽山的《三家巷》（一九五九）、章以武的《雅馬哈魚檔》（一九八三）等。與既往的同類型題材不同，近年來廣州城市題材小說無論在敘述形式、人物塑造，還是對城市風貌的描寫上都有了新的變化。

長篇小說方面，林棹的《潮汐圖》（二〇二一年）運用魔幻現實主義手法，巧妙融合粵語方言，塑造了一隻雌性巨蛙在十九世紀的廣州、澳門和英國的奇幻旅程。這部小說借畫師馮喜之口，對廣州城市風貌做了細緻描摹，更彰顯出一種博物學視野下的城市浮世繪：馮喜成名後在廣州靖遠街開畫肆（這條街坐落在番鬼、洋人、外江佬、廣府人混居的十三行一帶），他受博物學家H之邀為巨蛙製作博物畫，並教畫肆的夥計們認博物畫中的生靈（五彩蝶蛹、縫葉蟻大巢、萬物標本等），也教巨蛙識字（漢字、阿拉伯數字、羅馬數字）。馮喜眼中的世界，正是十九世紀上半葉的清代廣州，寰宇、世界、四海、萬國等名詞在此並非虛設，而指向東方與西方相遇、傳統和現代交融的歷史時刻，指向「天

朝上國」(天下)向「民族國家」轉型的前夜。在這個時空中，不同的宇宙觀、知識系統碰撞出火花，博物學和博物水彩畫，即是一個縮影。

與之相對，葛亮則以「歷史小說」為方法，其《燕食記》(二〇二一年)由榮貽生、陳五舉師徒二人的經歷鉤沉故事，空間上起於嶺南，終於粵港，時間上由辛亥革命至陳炯明治粵到當下約百年間。葛亮由此摸索到一條切近灣區地域文化和精神症候的取徑，這番努力在近期的「匠人系列」(如以香港髮廊為線索書寫世情變遷的《飛髮》)和《燕食記》這部全景式敘寫廣式茶樓興衰史的長篇裏開花結果。《飛髮》結尾，代表香港街坊精神的粵式「飛髮」師傅翟玉成與代表海派理髮的莊師傅的和解(莊師傅在病房為彌留的翟玉成理髮)，象徵江湖道義，也寓意海派與粵港文化融合的可能——其中，翟玉成與鄭好彩夫妻相濡以沫的情節演變為《燕食記》裏陳五舉與戴鳳行的恩愛相助，讀來感人至深。可以說，葛亮對情義、道義的書寫儼然昇華為一種小說詩學。

### 多維筆觸刻畫廣州風貌

無獨有偶，作為「改開年代」的同時代人，魏微的寫作總是和時代的幽微變遷「同輻共轆」，這尤其體現在這部以「編年體」形式寫就的《煙霞裏》(小說最初在《收穫》刊發時擬命名為《一個人的編年史》)。小說大開大闔，從田莊的出生(一九七〇

年)一直寫到其猝然逝世(二〇一一年)，空間上遍及田莊生活過的李莊、清浦、江城和廣州，對田莊從村莊(李莊)到縣城(清浦、江城)再到城市(廣州)的人生軌跡做了一次巡禮和細描。其中對上世紀九十年代深圳和廣州的書寫尤其精彩，生動還原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時期的珠三角都市風貌，小說也借此將田莊個人的生活和國家社會做了巧妙「對接」，使二者「同呼吸、共命運」。

宥予的《撞空》(二〇二三年)和我們尋常所見的長篇相距甚遠，它拒斥家族敘事，亦非成長小說，不依靠核心事件與衝突矛盾推動情節，更不以塑造人物形象為標的。從形式上看，它就像主人公何小河的一份「廣漂」生活日誌，以第一人稱視角，細膩描繪了其工作、生活瑣事與心路歷程，真實再現了無數外來者在廣州這座大都市中的生存狀態與情感體驗。尤其富有匠心的片段是小說的「第二部」，它以何小河對前女友陳小港的追憶開篇，繼而切入蘇鐵對彭冬傘的跟蹤過程。何小河為了揭開困惑(陳小港為何出現在筆記本裏?)決定還原蘇鐵的跟蹤路線。他行走在廣州城裏，海珠橋、小港路、草房圍……商舖、招牌、便利店、食肆、居民樓，街道的面貌、生活其中的人，南方城市的潮濕氣候、雨、雲、珠江和語言等，被何小河的目光一一掃描，凝固為紙上風景；蒲荔子的長篇新作《虛榮廣場》(二〇二四年)則將目光對準二十一世紀初廣州的作品，其筆下的東山口、楊箕



村、廣州火車站等地理位置、城市空間，散發着獨特的時代「光暈」(aura)。在描繪人物情感和心靈的同時，這部小說對廣州城市生活的複雜肌理做了深度透視，它通過敘述層面的「回顧視角」、對「成長小說」模式的擬仿，以及獨特的小說語法，寫出了人物複雜的情感結構，實現了對「文學廣州」的虛構與再造。此外，張欣的《如風似璧》(二〇二四)以文學之筆重塑了「民國廣州」的城市形象，為廣州城市文學豎立起一座重要里程碑。

在中短篇小說方面，陳崇正的《開門》(二〇二一年)通過「援非」醫生、抗疫志願者和門鎖修理工在封閉空間的相遇，構建了講述廣州故事和中國故事的敘事藍本；索耳的《細叔魷魚輝》(二〇二三年)通過描繪上世紀九十年代廣漂青年「魷魚輝」在歌舞廳反串梅艷芳謀生的經歷，展現了一幅鮮活的廣州市民生活圖景。這部中篇小說從一九九三年寫起，橫穿二〇〇三年，被譽為「香港的女兒」的梅艷芳支撐着細叔從青年走向中年。這段精神成長史恰與廣州在「漫長的九十年代」的城市史和社會史發展同輻共轆。「魷魚輝」這一形象便是九十年代特定的「文學產物」，它糅合兩個原型(在廣州宵夜檔反串梅艷芳而出名的市井明星「炒螺明」以及自九十年代中期起憑藉一支老舊紅色風筒闖蕩廣州燒烤江湖的「風筒輝」)，如此鮮明動人，是近年來書寫粵地粵人的文學典型；與之可形成對照的，是同樣觀照九十年代省

城(廣州)的中篇小說《入刀山》(二〇二四)：主人公進山探視入院多年的同父異母的姐姐，原本只為交送阿嫻去世後留給姐弟二人的微薄遺產，不料自己成為嚮導，帶領三個病人出逃下山(「出山」)。作者伍華星有意避開具體的時間標識，但小說裏啟用的大量粵方言和細節無不在提醒讀者：「我」與從福社院逃出來的「阿弟」(「我」同父異母的姐姐)、波鞋哥和笑面人遊蕩之地，即是九十年代工廠林立、高速發展的廣州。

### 文學視角折射灣區精神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中國最具活力和潛力的區域之一，其城市文學呈現出獨特的風貌與魅力。而廣州作為大灣區核心城市，更是在當代城市文學中佔據着重要地位。從《潮汐圖》到《燕食記》，從《煙霞裏》到《撞空》，這些廣州城市題材小說的創作，既是對本土文化的深度挖掘，也是對全球化語境下城市發展的深刻反思。它們通過方言的創造性轉化、對城市空間的細膩描寫以及對人物命運的深入刻畫，呈現大灣區城市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之間的交融和碰撞。在此意義上，「廣州城市題材小說」不僅僅是文學作品，更成為大灣區城市精神的生動寫照。

(作者為清華大學文學博士、廣東省作家協會簽約文學評論家，現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文學院雲山青年學者。)

◎



噢，明白了，遊子思鄉，便把  
蒼鬱雪松化為亮金浮雕高高掛  
在自己的餐館裏。

## 鄉愁，是一株 金金的雪松



黃秀蓮  
香港作家

那餐館悄悄立在寂寂長街的盡頭，街角忽然樹影蔽日，翠色連天，數株高挺的法國梧桐枝柯相接，大大的葉子風裏婆娑，綠油油漫為一片底色，餐館給襯托得可入畫了。帳篷和露天椅桌，尋常市景，倘若不細看篷上寫了 Libanais，根本不為意裏頭正點燃起黎巴嫩的炊煙，噢，是炊煙，不是硝煙。這西臨地中

海的古國兵燹不絕，鉦鼓連天，戰爭的聯想油然而生，滿目瘡痍的畫面竟比黎巴嫩菜搶先一步湧來，滔天戰火彷彿攻佔到眼前，我腦海一片混沌，待坐定才回過神來。

巴黎寸金尺土，餐館盡用空間，椅桌緊靠，四壁空白，獨有一金色浮雕緊緊固於牆上，似聖誕樹哩。立穎慙慙點菜，讓我這從未吃過黎巴嫩菜的遠客一嘗風味。一頓飯全用手來吃，無需刀叉。前菜是一塊扁圓麵粉皮，四幅摺疊，飄着酵母原始的香氣，輕軟溫糯，以醬作餡。主菜是烤熟的牛肉羊肉，竹枝串起，籃子盛着，麵粉皮覆蓋以保暖，香草細碎灑肉上，濃而不辣，可蘸醬添味。豆醬和茄子醬放淺碟裏，橄欖油則一汪湖心浮醬面，亦油亦醬，難分難解。陌生的食物令我遲疑，便只留一丁點，質稠味鮮，油而不膩，其一帶酸。醬才是特色所在，畫龍點睛地突出麵粉皮與烤肉的鮮美。

餐館是黎巴嫩人家從法國老夫婦頂讓過來的，由姐姐掌廚，兩個弟弟打理樓面，小弟一見渝芳就寒暄，親切熱誠，這種態度最縮緊顧客的心，難怪即使地段幽靜也能以民生小鋪的姿態生存。逃過炮彈的家庭流離海外，把爐灶移到巴黎，擗皮做醬，原汁原味，重燃新火。烹調家鄉地道食物的本領，成為了扎根異域的條件，他們離開故國了麼？然又不然，炊煙



縷縷，故國似遠還近。

跟故人共享美食後，回頭再望帳篷，其上印了兩株聖誕樹，回到客舍即搜尋黎巴嫩這遙遠國度的資料。原來腓尼基人兩千年前已在那裏居住，一九四三年擺脫法國托管宣布獨立，之後內戰十五年，隨後又跟鄰國干戈不斷。其國徽是大森林裏的雪松，可是幾個世紀的雪松貿易已把資源耗盡，外憂內患，連象徵國家的雪松竟也泯泯然消失於皚皚白雪。噢，明白了，遊子思鄉，便把蒼鬱雪松化為亮金浮雕高高掛在自己的餐館裏。

鄉愁，是一株金金的雪松。

◎



Libanais 餐館牆上亮金的雪松浮雕。  
(黃秀蓮提供)

## 籌賑「兵災」



林中英  
澳門筆會會長

時是女，正  
劍者，亡，然。  
拔青樓，雲與財，  
國菜；在碧心為  
報國英雄；如子  
想思起英雄；如子  
為義氣。

「日本侵華」、「抗日戰爭」、「中日戰事」是我輩熟悉的悲慘歷史事件。自小聽到長輩們家毀人亡、飢餓、逃難的回憶，是不堪回首卻又終生難忘；及長從書刊、影像中知道，中國人經過十四年艱苦抗戰，死傷人數三千五百萬，其中有無數用鋼鐵鍛造精魂的志士奉獻出血肉之軀。當時澳葡政府在強權下求生，嚴格實施新聞審查，禁止報刊使用「抗日」、「侵略」等具明確政治立場的詞彙，強制採用「兵災」作中性表達戰爭引發的災難，既避免日本視為敵對宣傳，又照顧了澳門居民的情緒。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僅四個多月，日軍便攫取了東北三省。東北淪

陷後，東北軍的部分官兵與平民自發組織抗日武裝，統稱為義勇軍、救國軍等，激發國人抗日意志，全民掀起籌賑活動。地處海隅的澳門同胞於同年十一月成立了「籌賑兵災慈善會」，委員會裏多有殷商、文化名人。闔澳響應捐獻，五個月裏籌得近十萬元。那是九十多年前的十萬元！隨後慈善委員會於一九三二年五月出版了《籌賑兵災會工作報告》，它成為了澳門抗戰救災史上最早出版的史書。

我從二〇一二年出版的《籌賑兵災》（陳樹榮編著，君亮堂出版）一書中看到這份工作報告。澳門歷史學者陳樹榮在二十多年前得到這本《報告》，為讓更多後來人認識這一段澳門抗戰記憶，將全本影印出版。

《報告》共十四個目錄，全面詳盡總結了慈善會成立半年來籌賑兵災的工作和成果。除了富戶殷商大筆捐獻外，各行業、店號都踴躍參與，澳門的花界不後於人，書中記載了一位碧雲霞姑娘，她出席慈善會成立大會，並即席摘下自己的鑽石戒指、珍珠鉅、玉扣金頸鍊、白金手表、黑石戒指，另捐出西紙（外幣）四百五十元、港紙七十元、憑單九十元。日後，碧雲霞再捐獻西紙四百五十元。小瑤仙勸捐出色，經手捐滿捐冊，個人捐出一個月的局帳、龍銀一百一十二元。捐局帳是當時的一種長期支持方法，新填地花界全行四十五家，公決「每校書一位每月報効銀二元，由寨主匯繳，辦至滬戰停頓為止」。（滬

戰是指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軍進犯上海，爆發激烈的「二八事變，又稱淞滬抗戰」。故此，在工作報告的「進數錄」中，出現「花界長期捐款，捐毫銀一千三百一十二元」的記載。

想想，「感時思報國，拔劍起蒿萊」者是英雄；在青樓，如碧雲霞等女子心繫興亡，為義捨財寶，豪氣颯然，正氣沛然。

## 回首

年前已歸，今年亦間，不信可。方信時，真快。下事都，和身後，就得更。得住了。



朱少璋  
香港作家

星期天上午，太太到停放放在樓下的汽車取回些小東西，出門時拿了車匙卻忘記了門匙，一回頭處已是有家歸不得。是日公眾假期家中各人都到外面「各自精彩」去了，只有一隻鎮宅睡貓，無人開門。太太到管理處打電話找我，我卻誤以為是「疑似垃圾來電」，沒有接聽。她卻滿有信心：既有車匙，不如索



性開車到浸會大學，直接到東樓找我。隨着叩門聲響處：「冇鎖匙番唔到屋企呀。果然嚟呢處搵到你。」

一九八八年我在「浸會學院」畢業，當時的「浸會」尚未升格為大學。沒有大學學位就走入社會、鑽進職場、尋找教席，可謂困難重重。可幸當時尚有幾所私立中學聘用非大學畢業生，我才有機會站到講壇上「作育英才」。不久「學院」成了「大學」，一眾舊生回校補修若干學分，可以戴四方帽了。

接着，我利用公餘時間到研究院繼續進修，一九九四年決定辭掉中學教席回「浸大」任教。當時簽訂的其實只是十個月的短期代課合約，想不到約滿後獲校方續聘。如是者一續再續又一約再約，我便一直留在母校當老師——隙駒一瞥——終於要退休了。

在「浸大」教書，不經意成了我的「終身職業」。稍稍駐足、徐徐回望：感謝母校讓我有機會在此讀書、在此教書、在此看書、在此著書。在過去的三十多年，東樓上的辦公室已成了我的第二個家。小小的辦公室裏，有茶有書，終日誰來？踵門問字的青年不多，「立雪」就更談不上——環境幽幽靜靜，算得上是小天堂。大部分在小天堂完成的書，序文或後記都不忘加署「東樓」二字——用符事實。對，是我把這片坐落在東翼的辦公室稱為「東樓」；是我把過去這三十多年稱為個人的「東樓時代」。

我在正式退休的前一年，就開始着手清理辦公室的文件雜物。與此同步，新出版著作上的「作者簡

介」，亦業已由「浸會大學語文中心高級講師」改為「多年來從事研究、創作及教學」。二〇二五年四月出版的《集藝成林》，序言及後記更已不再加署「東樓」——用符事實。

記得當年鄭老師跟我說：「教書，時間過得好快。眨眼又一個學期，眨眼又一年。」老師年前已歸道山，我今年亦退休，方信時間過得真快。可不是嗎？一下子，人和事都已在身後，不頻頻回首，就更不可能記得住了。

## 當下還有尼祿的



唐睿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副教授

眼睛瞪大說：「你知道羅馬被焚……」  
「我當然知道！但我說的不是尼祿（Né ro），而是內龍（Né ron）。」

「請問開往『當下』的列車在幾號月台登車？」  
聽完我的問題，蒙帕納斯站那位熱心又帥氣的非裔職員，臉上的健美露齒笑容瞬間就僵住了。他閉

上眼睛，搖了一下腦袋，彷彿要揮清裏面的迷霧。

我頓時明白，他肯定把我的查詢，聽成了《回到未來》一類的科幻劇台詞……

他肯定在思疑，眼前這位衣著臃腫的亞洲年輕伙子，到底是在跟他開一個詩意的玩笑，抑或像車站入口的那堆醉漢和那位揪着一堆膠袋、喃喃自語的可憐老婦一樣——有點神志不清。

儘管困惑，職員還是風度翩翩，親切地回答說：「不好意思，這裏並沒有開往『當下』的列車，我們所在的這裏，就是『當下』了。」

「不是『當下』(maintenant)，我說的是『曼特農』(Maintenon)……」

「……就是那個因路易十四的情人——弗朗索瓦絲·奧比涅(Françoise d'Aubigné)，也就是『曼特農夫人』而為人所認識的曼特農。」

我本來想這麼回答，但這話似乎有點學究，而且一不小心，更會讓人覺得我自以為是，於是我只補充道：「……就是夏爾特(Charles)附近的那個小鎮曼特農」。

Veronique說，你這次再來，我可以將預先購好的車票寄放在一家酒店的前台，你到時道出姓名，職員就會將車票交給你。

這安排，真有十九世紀的遺風。  
然而Veronique總是一再強調，她跟一般的法國人並不一樣。

二〇〇四年首次接到她的電話時，她是這麼說

的：「您並不認識我，我是通過巴黎的法國文化協會取得您的聯絡的，我們可以見面嗎？」

那年月，由於高考沒考上心儀的大學，我的意識裏，逐漸形成了一套行為準則：只要能讓當下的自己有所改變，哪怕擺在眼前的機遇有多荒誕，都不妨一試。

「我想到中國旅行……」在共和國廣場地鐵站旁邊的咖啡館裏，那位約莫四旬，初次見面的陌生婦人對我說。

「……深度的文化之旅，所以我想學中文，並最好在真正赴遊的時候，有一位隨行嚮導向我講解文化。作為交換，你可以在長假期到我家作客，學習法語，體驗法國家庭的生活文化。」請一位初次認識的異邦人到家寄住，以及到一位初次認識的異邦人的家寄住，到底哪一方需要更大的勇氣？時至今日，我仍不得而知。但既然生命已展開某種戲劇化的走向，那就不妨盡力跟它合演出一段傳奇的劇目。

於是，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我讓Veronique和Christian駕着車，將我從巴黎，一直載到一個杳無人煙的小鎮。

「所以那個小鎮叫什麼來着？」聽我敘述完這遭奇遇，巴黎的師友Diane追問道。

「尼祿。」大概覺得這名字太具戲劇性，Diane瞪大眼睛說：「你知道羅馬被焚……」

「我當然知道！但我說的不是尼祿(Nero)，而是內龍(Neron)。」



六月二十日，由香港文學出版社與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聯合主辦的「香港與世界：文學香港與《香港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舉行，藉《香港文學》創刊四十周年之際，進一步推動香港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之間的交流與互動、探討香港文學在媒體融合時代的發展方向與趨勢。當日共四場主題研討，結合現場及線上直播形式開放予海內外文學愛好者參與。本文為學術研討會暨二十一日文學大賽頒獎典禮的精華回顧。

——編者

## 文學香港和《香港文學》 ——學術研討會暨文學大賽頒獎 典禮側記

肖小娜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日，伴隨着習習海風，在充滿着現代氣息的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舉行了由香港文學出版社與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聯合主辦的「香港與世界：文學香港與《香港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此次研討會是慶祝《香港文學》雜誌創刊四十周年的系列活動之一。該刊於一九八五年一月創刊，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純文學期刊。香港文學始終秉持「立足本土，兼顧海內外；不問流派，但求作品素質」的辦刊宗旨，在劉以鬯、陶然、周潔茹、游江四任總編輯



六月二十日，「香港與世界：文學香港與《香港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舉行。圖為嘉賓、學者、作家、觀眾大合照，前排左起何杏楓、潘明珠、朴宰雨、林佩吟、游江、陳濤、劉俊、黃維樑。  
(香港文學出版社提供)

的耕耘下，砥礪前行，不僅得以扎根香港，而且影響力遍及海內外，讀者遍布世界各地。

開幕式上，香港文學出版社社長、《香港文



學》總編輯游江和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學系主任林佩吟分別致辭。游江表示：「此次盛會既是對《香港文



學》雜誌四十周年的回望和未來的展望，也是對香港文學和世界華文文學歷史與現狀的一次梳理，更是對華文文學未來發展方向的一次智慧啟迪。」林佩吟代表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對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表示熱烈歡迎，也祝賀《香港文學》

創刊四十周年。感謝與會的專家學者們關注香港文學，為香港文學乃至世界華文文學的學術研究添磚加瓦。

研討會以線上線下結合的形式進行，來自世界各地的華文文學研究專家、作家和文學愛好者齊聚一堂，在文學交流中迸發出創新的思維火花。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會長兼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白楊、《人民文學》雜誌社副主編陳濤、中國作協創研部副研究員李壯，香港著名學者黃維樑、黃子平、何杏楓，以及香港作家秦嶺雪、周蜜蜜、蔡益懷、邵棟、程皎陽等數十位專家、學者、作家匯聚百年港大校園，圍繞「香港作家研究」、「《香港文學》：從香港到世

界」、「香港文學的文化空間」、「世界華文文學與《香港文學》」議題發表宏論，你來我往中以華山論劍的氣魄共同點燃盛會的璀璨煙花。

### 星光燦爛的香港作家群體

第一場學術研討會的主題是「香港作家研究」。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何杏楓主持，評論人為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教授張重崗。

台灣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玉山榮譽講座教授陳國球以線上直播的方式帶來學術匯報，他以「香港文學中的余懷與林以亮：論宋淇的文學生命之演化」為題，談及知名文藝評論家兼譯者宋淇（原名宋奇）曾於一九五三年，以「余懷」、「林以亮」兩個筆名參與一場南來文人在香港的論爭。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袁勇麟以「亦新亦舊與不老的幽魂：程皎陽新港風小說的審美傳承」為題，談及香港作家程皎陽的新港風小說繼承了香港世俗小說的審美基調，同時看到魔幻現實主義的影子。

《世界華文文學論壇》主編李良以「如何認領劉以鬯：兼及中國新文學史的再書寫」為題，重點談及劉以鬯在文學創作、文學編輯與文學活動等領域皆有不可替代性。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胡德才以「劉以鬯對香港文學的貢獻」為題，總結了劉以鬯對香港文學的大貢獻：一以豐富的創作實績顯示香港文學的高度。



二以獨樹一幟的創新實驗小說引領了香港現代主義文學的發展。三以持續的文學評論推動香港文學研究的深入。四以個性化的編輯實踐助力香港文學的繁榮和發展。

### 《香港文學》：從香港到世界

第二場報告會的主題為「《香港文學》：從香港到世界」，由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梁淑雯主持，評論人為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助理教授黃家軒。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南昌大學人文學院特聘教授趙稀方從三個方面總結《香港文學》的歷史貢獻：當八十年代香港文學進入危機的關鍵時期，《香港文學》團結左右老中青各方香港作家，首次建立了香港文學共同體。其次《香港文學》從一開始就不局限於香港之內，而是聚集世界各地華文作家，形成華文文學的中心。再者，《香港文學》深具歷史意識，約請專家進行報刊和文學史研究。從《香港文學》開始，香港文學作為一個學科的基礎才真正建立。

香港著名學者黃維樑以「中華文學交流的一個中心——兼論《香港文學》在交流上的貢獻」為題，談及《香港文學》讓各地華文作家有更多發表作品的園地，在維持聯繫中產生凝結作用，其交流政策四十年不變，其豐盈成果有目共睹。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劉俊以「開拓，深廣，內

化，創新：論《香港文學》的四種特性」為題，總結了四十年來《香港文學》在四位總編輯劉以鬯、陶然、周潔茹和游江的主持下形成了開拓、深廣、內化、創新四種特性。

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凌逾認為《香港文學》在四任總編輯接續引領之下跨界實踐，具有前瞻性的專欄策劃和跨地域、跨文化、跨媒介的風味。

### 香港文學的文化空間

在第三場報告會「香港文學的文化空間」中，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張松建主持，評論人為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袁勇麟。

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教授張重崗以「南來作家與香港的文化空間」為題重點論述了二十世紀上半葉，在香港形成了一個開放性的文化空間。南來作家在這空間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奮迅赴港演講具有多重意義。

浙江大學海外華人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進以「香港文學經典化路徑初探」為題，談及華文文學經典化這一學科話語體系的構建，為探索文學的內涵，提升文化軟實力作出貢獻。

東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張娟以「新舊南來者的重構本土：以香港文學中的海辛與葛亮為例」為題介紹了鄉土作家海辛作為南來者深入到本土的底層書寫。新移民作家葛亮探索外來與本土的雙重視角，以

離散為方式重構本土。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張羽以「《香港文學》與閩台文化傳播與研究」為題梳理了四十多年來《香港文學》在推介台灣文學新作刊載與學術研究的工作實績。

## 世華文學與《香港文學》

第四場報告會的主題是世華文學與《香港文學》，由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學系主任林佩吟主持，評論人為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榮休教授黃子平。

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會長、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白楊以「歷史化與現場感：世界華文文學視域中的《香港文學》」為題，從《香港文學》的編輯特色、文學選本和海外傳播等視角展開討論，分析其與世界華文文學發展的內在關聯等。

韓國外國語大學榮譽教授朴宰雨以「韓國華文文學的發展歷程與作為主要平台的《香港文學》」為題，把《香港文學》中與韓國華文文學有關的文章與專輯等進行類型和內容歸類及分析。

廈門大學嘉庚學院教授林祁以「日華文學的『百草園』：《香港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為題，探尋香港文學以獨特的文化身份、流動性與跨地域書寫參與世界華文文學體系的對話和重構。

馬來西亞學者、作家辛金順以「書寫的星空：《香港文學》作為世界華文文學的一種方法」為題肯

定了劉以鬯對香港文學抱有一種堅持與捍衛文學本體的信心。

在討論總結環節，趙稀方負責學術總結，他感謝主辦方辦了此次十分有意義的研討會，肯定了《香港文學》創刊四十周年做出的歷史性貢獻，也高度讚揚香港文學的多元性——因其與海內外緊密聯繫，不僅涵蓋本土創作，更延伸至東南亞、日韓、歐洲等華文文學，折射出世界華文文學豐沛而恢宏的格局。他祝願《香港文學》雜誌越辦越好，在促進香港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發展方面做出更大貢獻。

研討會在游江致謝後宣告圓滿結束。《香港文學》必將延續前人辦刊成就與思想成果，保持相容並蓄的文學使命。香港文學研究亦將探索新的深度與廣度，致力於構建更為紛繁鮮活的世界華文文學局面。

## 頒獎典禮 碩果累累

六月二十一日，緊接研討會的次日，香港文學出版社、香港中國旅遊出版社主辦的時代杯「中國心·香港情」全球華文創作大賽暨「尋美中國·相遇世界」攝影大賽頒獎典禮在香港大學黃麗松講堂舉行，來自港澳、內地及海外的文學界、攝影界人士二百餘人出席活動。

香港文學出版社副社長游江致辭道：「大賽得到了全球華語作家和文學愛好者的熱烈響應，收到的每部作品都包含對創作的熱愛、對香港的深情，以及



六月二十一日，時代杯「中國心·香港情」全球華文創作大賽暨「尋美中國·相遇世界」攝影大賽頒獎典禮在香港大學黃麗松講堂舉行頒獎典禮，圖為嘉賓、專家學者、得獎者大合照。第二排，左三至六為香港文學出版社社長李國紅、著名學者黃維樑、香港文學出版社社長游江、《人民文學》副主編陳濤；右一為為香港中通社副總編輯羅光萍。（香港文學出版社提供）

對民族文化的堅守和傳承。《香港文學》將秉承初心，以更加開放的視野，更創新的方式搭建文學交流平台，挖掘和培養更多優秀的文學人才。讓中國心在文字裏跳動，讓香港故事在世界傳播。」

華文創作大賽共收到作品二千八百五十三篇（組），包括新詩一千零七十二篇（組）、小說九百五十八篇、散文八百二十三篇，經過初審、複審及終審，每組決出冠軍、亞軍、季軍各一名，優秀獎各四名。香港作者朱志華的《海闊天空》獲小說組冠軍，香港作者吳蓮欣的《下一站，黃大仙》獲散文組冠軍，澳門作者龔剛的《黃河書（組詩）》獲新詩組冠軍。華文創作大賽三個組別的評委主任分別由陝西省作家協會主席賈平凹、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邱華棟、文藝評論家謝冕擔任。

《香港文學》走過四十年的春秋，迎來世界各地華文作家、學者共聚文學的殿堂。兩天的活動在炎炎夏日裏圓滿落幕，但文學的情誼將如一條長河奔流不息，《香港文學》也將繼續凝聚文學力量，在文學長河中繼續揚帆破浪，砥礪前行。

（作者為香港都會大學創意寫作文學碩士、《香港文學》助理編輯。）



散文家、小說家  
巴桐對地道香港景，以  
深刻、細心選景，以  
系列描繪香港老街店  
舖牽繫的煙火蒼生。  
今期細寫香港上海的  
髮館的特色及師傅的  
經典手藝。

——編者

## 上海理髮館 ——煙火蒼生之二

巴 桐

老街的街尾，有一家老字號的上海理髮館。  
在門口豎立着「三色燈」，當街的玻璃窗裏張  
貼着師傅玉照，這種做法別的理髮店未曾見過，頗像  
醫院醫生的公示欄。上海理髮師傅的著裝也很講究，  
白襯衫、白大褂也像醫生一樣，捫筋的特別挺刮整  
潔。

「先生，飛髮？裏邊請。」只要有人往門口一  
站，就會有人上來打招呼。拉客最積極的是玉照裏唯  
一打領呔的姓沈師傅，這也難怪，他是這家店的老  
闆。

跨入店內。廳裏擺着一排日本造的酒紅色理髮  
椅。幾個等客的理髮師靠牆閒坐着，有的在閉目養  
神，有的在發呆，見有客進來，都抬起頭齊聲唱喏：

「歡迎光臨」。

正面牆上懸掛着鑲嵌哈德門香煙廣告「月份牌」  
的鏡框，這是「中國商業廣告畫之父」杭穉英的粉彩  
畫作，十二面鏡框十二位旗袍美女，衣香鬢影，千嬌  
百媚，一字長蛇陣排開，聲勢浩大，派頭十足。讓人  
彷彿置身十里洋場的舊上海，忘了今夕何夕。

沈師傅座椅對面牆上則掛着一幅杭穉英的《美  
女西湖泛舟圖》。

客人常常會問：「這些月份牌是民國時期印的  
嗎？」

「是哦，現在很難尋了。」沈師傅驕傲地說：  
「我前面這幅是杭穉英的原畫，是鎮店之寶！」顧客  
嘖嘖稱讚。

「想剪個什麼髮型？」沈師傅問一個年輕的顧  
客。

「蛋撻頭，你們上海師傅的發明。」

「你識貨，還有平裝頭、飛機頭都是阿拉上海  
師傅搞出來的。」

「上海師傅好嘢！」年輕人豎起大拇指。

聽到誇獎，沈師傅來勁了。平時機械似的勞作，  
憋了一肚子悶氣，難得碰到一個願意聽他絮叨的顧  
客，一吐為快，話匣子打開，滔滔不絕，口水多過茶。  
他手在忙，嘴不停，銀剪在頭頂翻飛，咔嚓咔嚓聲中，  
毛髮如雪花般紛紛飄落。

沈師傅說，阿拉剛來香港的時候差不多是你這



個歲數。白話不會講，咿咿哦哦很容易暴露內地人的身份。媽媽教了我一招。伊講，儂到馬路上去，不要先講國語，開口要講上海話。香港人聽不大懂，但是聽到阿拉阿拉，曉得儂講的是上海話，就不敢欺負儂了。啥道理啊？上海出來的，交關大老闊味。董建華、榮智健跟吳光正都是上海人。然後儂再開口講國語，就沒問題了。上海人在香港，就有這點優勢。

沈師傅覺得跟這個後生仔滿投緣，操着半鹹半淡的廣東話，雞啄不斷地聊個不停。沈師傅說：「我到香港來的辰光尋不着咖啡館，只有茶餐廳。茶餐廳吃咖啡，檔次老推般（差太多）的呀。要麼就是大酒店，貴得不得了，咖啡也不大靈光。後來有了星巴克、太平洋咖啡，總算還有點吃咖啡的地方。這方面反而是上海人洋氣。」

余秋雨說，上海人有一種自帶的優越感，此話不假。

沈師傅麻利地替年輕人刮臉修面，他打開座椅旁的鐵箱子。蓋子下面是一疊碼得齊齊整整的熱毛巾。箱子下部有熱水，水蒸氣給上面的毛巾加熱。他說：「男士進來剃頭、刮鬍子、汰頭、擦面，最少要



充滿香港情懷的上海理髮館。

（資料圖片）

用六條毛巾。」刮乾淨鬍鬚，他給年輕人塗了點曼秀雷敦薄荷膏。

接着，沈師傅給年輕人吹頭，他說：「你額前的頭髮有點稀疏了，一定要先卷一卷再吹才立得起來。」沈師傅用捲髮器邊梳邊吹，耷拉着的濕髮很快聳成一朵漂亮的蘑菇雲。看吹得差不多了，沈師傅遞給年輕人一張紙巾讓他掩住口鼻。然後拿來一大罐噴髮膠，噴灑了一圈；又找出一罐小的，在額頭噴了噴。

「大的那罐噴了頭髮牢一點。小的是有顏色的，你有點少白頭，噴了遮一遮，那是暫時性的，一落水就沒了。」沈師傅解釋說。

做完了最後一道工序，沈師傅拿着後視鏡在背後晃着，看着鏡子裏容光煥發的自己，年輕人滿意地點着頭。

「承惠一百五十蚊。」年輕人拿出信用卡在POS機上刷了一下。又掏出十塊錢作為小費放在櫃檯上。沈師傅連聲說道：「多謝幫襯，歡迎再次光臨。」

平時上海理髮館多是老年人關顧，今天來了個年輕人，稀罕，被當作貴賓了。

（作者為香港小說家、散文家，已出版著作二十餘種。）

# 痛 痛



聖保羅書院 蒲葦老師



看戲稱便，最近特意翻看了《胭脂扣》。

時、地、景、人，包括一九八七年，石塘咀、山道、天橋底、屈地街電車總站、梅艷芳、張國榮、萬梓良、朱寶意、關錦鵬，還有小五、小六時的蒲葦。我飾演誰？當然沒份拍，只是自以為在人生中有個小角色，是個在山道斜路直眼看大明星演戲的路人甲，從此與成長及地景交感共鳴。

第一次看見大明星，不誇張說，震撼至今。當日，我穿了件卡通汗衣及略見窄身的足球褲，但見遠處的梅艷芳姐姐閒坐一旁，不算很漂亮，卻越看越爽朗。現在查一查，才知道她那時二十四歲，約高我一個頭。當年流行購買和交換明星照片，偏偏我手頭沒有，倒有一張與小學同學的合照，情急之下，就翻到照片背面，請她在白色的地方簽個名。

她微笑，純熟地接過照片，我心跳得很快，心想若她好奇翻一翻，發現照片中的人不是她，那可真尷尬啊！

她沒有，隨手簽了個潦草但有型的「梅艷芳」，直寫，距今近四十年，我記得很清楚。只要我耐心找一找，應該還找得着。

她一直保持微笑，沒有不耐煩；沒有讚我乖，也沒有叫我努力。我終於見過大明星了，往日不設他拍，更沒自拍。願望成真，沒有影像留下來，反而記得更真。

後來，《胭脂扣》上映了，山道聲名鵲起，更勝現在西環尾的打卡位。一個男人，只要懶洋洋走過，隨時獲封「石塘咀十二少」；一個女人，穿起旗袍，從山道由下而上，道旁過者或會疾呼：「如花啊，如花。」

兩位大明星，兩個經典角色，兼收豐盛的票房及獎項，明星至此，最亮最光。

其後數十年，我上學上班，幾乎天天經過山道，地雷（我們從小對狗屎的美稱）依舊，至於大明星，我就再沒見過了。

提起剎那，剎那已經不存在。或者變成什麼，並已埋在山道的泥土下，人一踏過，便嘩嘩呼痛。昔日的如花，謝世近二十一年；至於「十二少」，也走了二十二年……

如果那天不趕時間，山道還似有歌聲唱和，如泣如訴。「誓言幻作煙雲字，費盡千般心思，情像火灼般熱，怎燒一生一世，延續不容易」。

「只盼相依，哪管見盡遺憾世事；漸老芳華，愛火未滅人面變異」。

山道很斜，小學老師總是叮囑，不要跑太快。



## 中風的哀痛與生趣

華夏傳統文化研究院 潘明珠老師



中風有多痛？其實半身不遂，麻木了沒知覺呀，但痛的是身邊的照顧者。

有人說，一旦退休就慘！何解？因我曾見過太多人一生勞碌，做慣了，然而退休沒事做，就周身覺痛。實例正是我姊夫！他本是個為社會服務的強人，他性格正義，鋤強扶弱、救急扶危，是香港警隊一位領軍督察。但他因工作太勞累而患上肝癌，後又延遲醫治，中風了！

我姊夫是工作狂，之前因世貿在灣仔舉行國際會議，他於現場日以繼夜工作；加上二〇〇三沙士肆虐時，他於淘大現場工作過勞，本來強壯的身體就累垮下來變弱了！他是盡忠職守、胸口掛着忠義兩字的好警察。記得當年我問姊姊，怎與此男子拍拖？姊姊吞吐回應：「某年我高興地跟他去看燈飾及煙花，他帶我到一個好位置，已見人頭湧湧了，他給我一盒檸檬茶說：『你就在此慢慢看煙花啦……』」原來她男友要去維持秩序，傻大姐痴痴等他下班；想不到此男子漢後來竟成了姊夫！

現在姊夫因身體健康差而被迫提早退休。事緣他於新冠疫情期間跌倒，因救護車不敷應用而遲了數小時才送院，以致他未趕及在黃金兩小時內搶救，令他中風，整個人右邊手腳癱瘓，更影響了他發聲講話！

他不是左撇子，現在卻只能學用左手來按手機，難！身邊人全不知他寫什麼。姊夫口齒不清難表達心意，任誰也想像到這情景令人心痛、哀傷！我姊姊愛夫情切，感同身受，悉心用力照顧半身不遂的丈夫快三年了，但她也日益憔悴了！旁人遠水難救近火，實在幫不到多少忙，我暗地裏搖頭憐惜她辛苦啊！

然而，近日我覺得姊姊似乎也有另一種安慰，我問她撐得住嗎？姊姊微笑答我，說以前找他很難，現在他天天就在自己身邊，天天可摸着他的手，撫他雙腿替他按摩，兩口子學用眼睛來對話，是很特別的情趣啊！

姊姊這想法真有正能量，她真有睿智！她說要解讀丈夫訊息，要逆轉解讀哩，原來姊夫說關窗，是想開窗曬太陽！原來中風後，都可以有這樣美好的新看法；我寫「心窗」專欄，想到一金句云：上天關了你的門，會為你開啟一扇新窗！

在一般人眼中，中風癱瘓不能動，是非常悲哀的厄運，照顧者也是苦差，真痛苦啊！幸好姊姊樂天，她現在線上修讀她母校香港大學的心理課程，學到很多好方法照顧丈夫哩！我希望所有傷痛都會過去，每人的人生都有心窗，皆享有幸福的生活。

## 痛

粉嶺公立學校 王淑雲老師

我今年九十歲，在粉嶺公立學校任教三十七年，退休三十多年，生活非常寫意，痛從何來？

先從我的身世說起，我是潮州人，女兒命賤！我是長女，隨後而來有一弟、一妹及一弟一妹。在我記憶中，他們都未到一歲就夭折了，放在一個木箱裏，葬在長洲東灣。一個算命先生說我命硬，剋死弟妹，在母親的木屐下，痛到尿都出來了！不是一次兩次，而是長年累月的打，天啊！我是無辜的！

我任教三十七年，從不打罵學生。有十年參加朗誦比賽的經驗，帶着學生出賽，好比上戰場，勇奪冠亞季軍，獎狀貼滿整個壁報板，真痛快！

我有三子三女，作為一個母親，受過六次生兒育女的痛苦——六個生命的誕生，那撕心裂肺的慘痛！一隻腳踏在生死邊緣的痛，我也曾經歷過！

入師範那一年更經歷失戀的痛苦，相戀三年的戀人，因為經營的布廠缺乏資本，在父母的央求下，跟一個棉紗布王的女兒成婚！我因為失戀，即使考上師範學院也不開心！天天想結束自己！但理智控制着我：我是家中的獨

女，不能一死了結自己！那種生不如死的痛苦我挨過了！最終我體驗到的痛苦才是真痛！老伴李慶宗和我結婚六十年，夫妻恩愛，他的去世使我每晚淚流滿面，那才是真痛！

我每年四十日的暑假，跟師生團去大陸遊山玩水。七十年代初，大陸開始開放旅遊，陪我們上華山的是副旅遊局長，在他的鼓勵下，我們登上風景如畫的山頂，真痛快！

最近讀倪匡八十三歲的寫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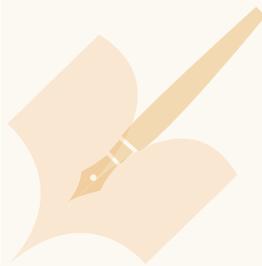
舉步維艱一衰翁，氣若游絲周身痛；  
拄杖手震傍牆立，眊眊四顧皆朦朧！

一代文豪，八十三歲就慘淡如斯！  
悲哉！匡叔！



# 痛

## 痛的無辜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陳焯森



失眠是我高中三年的底色，嚴重時一周的睡眠竟不足二十四小時。那時人是離心的軀殼，僅靠抽抽噎噎的痛覺栓住。痛的坦露或許僅需等待與調停；也或許，是對教育壓迫的自殘式反抗。傳統家庭擅長將痛楚翻譯為一種道德缺陷——彷彿失眠只是懶惰的變體，偏頭痛不過是畏難的藉口。我被迫承認我的神經在叛逃，我的血管裏流淌着懦夫的血。這種被迫的自我定罪，我發現自己成了一個詭異的容器，裏面總有一個批判者舉着「堅強」的火焚燒我的「軟弱」。每肉體忍不住燙而顫抖時，腦海總要高喊「忍下去！」我忽然驚覺——我既是刑求者，也是囚徒。

每晚，我勢必要扮演熟睡的酒徒，欺騙明天的我有義務上學。然而寧靜的黑色總是被痛戳破，顯得格外清醒，我竟然追問了許多我庸俗一生不敢覺察的問題。為何學習必須是

吞嚥而非品嚐？為何割下我自主性的血肉餵養集體的饕餮？諷刺的是，學校與父母十多年來的擠壓令我遠離書桌，而痛卻讓我愛上閱讀，像在荒漠中舔舐自己的傷口，嘗到自由的腥鹹。後來我問：痛在恐懼什麼？透過閱讀與思考，我開始反問：這份根植於我體內的痛，它自身又在恐懼什麼？恍然發現災難化思維原來就是意識裏潛藏着「考不上大學你就完了」這句話。

當我讀到叔本華在《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事物本身並不直接影響我們，而是通過我們對它們的看法來影響我們」後，我在某個凌晨忽然想通了：原來，痛本身也是無辜的。它並非敵人，而更像一個信使，忠實地傳達了那個被恐懼所扭曲的系統施加於我的一切。

## 生長痛

香港中文大學 胡珮嘉



男和女，到底有什麼分別呢。我常常想。六歲，穿上純白校服裙，媽媽柔軟的手編出馬尾，那都是校巴上的男同學頭上沒有的，他沒有裙，他穿著像煙囪似的，名為褲。所以，女生是長髮、男生是短髮；女生是裙子，男生是褲子，我決定要這樣分。

男和女，到底有什麼分別呢。我依然在想。十一歲，不知名的痛在滋生，從左邊的胸口開始蔓延，其後化為膨脹，用一把刀將胸口雕琢出弧度，再之後是骨盆，被雕刻的痛楚從上而下。最後，血初次從兩腿間流出，蜿蜒於大腿內側，如蛇一樣，緩緩而下，滴在瓷磚上，變成血紅色的花。

「每天都穿上這個就好了。」媽媽笑着。原本自由的部位，長出新的骨肉，我將她們放進鋼圈。「每月都用這個就好了。」媽媽從櫃子裏拿出一包，藏起所有的血紅，此後四十年，忍住每月定時收縮的痛，如常生活。於是，我的世界從此性別分明——每天都穿上這個就好了……每月都用這個就好了……某個器官每月在皮膚下扭動，疼痛，直到最深處……我尋找同類，與我共享疼痛的人。那裏會有幾百個我，再沒有鮮明的分別。或許，我可以習慣被束縛的胸脯，我可以忍受子宮的銳痛，然後在很久之後，我學會和所有不自由平靜共處，無視身體的疼痛，甚至去孕育。那時，我會是真正的大人。

## 灰燼危花

顯理中學 陳羨貽

廢墟上空飛絮着無名不安，暗沉氣壓彷彿下秒就壓



在我們身上，你擺擺手，轉身離去，我蹲下身，從地上拾起泛黃的拍立得，內裏人影已模糊不清，隱約看到的，只是情緒。

晨光照下課室，我看着你手握白向日葵，說這是永恆的象徵，我歪了頭，目光從你的臉移到花蕊上，嘴角不自覺上揚回：「是嗎？我不知道呢。」畢業袍下擺在草地拖曳，心情也隨着被牽引，叫囂着疼痛，沒理由來的疼痛。

回過神來，你站在我眼前粲然笑問：「怎麼了？」我搖了搖頭示意沒事，你挽起我的手臂，微風拂過我的視線，你的聲音在風中拼湊，重寫，又隨着絲流而去，我點點頭——「咔嚓。」相機鍵輕敲在心弦上，似乎有些被縫上的傷口重新裂開，窺探着彼此，誓要探出個什麼來。

我攥着相紙，道不出什麼來只覺得悶得慌，我還是沒忍住那句早就在心底重複、疑惑、練習的——「我們還會再見嗎？」你一瞬間頓住神情，片刻過後你莞然而笑，「這說的是什麼話？我只是畢業又不是離開了。」

不，你離開了。「當然會再見啊。」

對啊，這不是你說的嗎？那為什麼你現在這樣看着我？那為什麼我們的重逢會是這樣？困惑、不解、惱惱充斥着我的腦海但不得不看着眼前人，白裙黑袍飄逸對比，眼前霓虹光燈恍惚，與記憶重疊，卻不與回憶重合沉鬱。

如果那年秋天蝴蝶不在山谷流連，湖面上的枯葉沒有擱淺，我是否就能留住你，我的眷戀是不是就不會被流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郭妍心

## 永遠不能忘記的痛

放？月光映着雙影模糊手上的焦點，你嘆息着撕下關係。當意識到我們快要踏進人生十字路口時，必須直視離別和感受生命的傷痛。我在這片瀕死土壤上談論着荒唐的夢，最後只化作灰燼危花沉積在我的苦難。

我問一句作結：「會再見嗎？」你淡然說道：「不會，再也不會了。」

「痛」是一種警報，如手觸碰到火的灼熱就是痛覺。心靈的痛更是劇烈的、把人絞裂的，我認為世界沒有永恆，痛苦卻像無底深淵。

前陣子我到訪梵高的展覽，看到了他的一生。從「夜晚露天咖啡座」的熱鬧溫暖、「星夜」的迷失癡狂，再到繪畫田園的恬靜溫柔，使我感受到那些掙扎、堅持和不被理解，是多麼深沉的痛苦。自責、絕望、孤單，最終都在「麥田群鴉」中解脫，

梵高也悄然無聲地自我了結。

我自幼也經歷過各種痛苦，家庭破碎的痛、遭受背叛的痛、被拋棄的痛、懊悔自責的痛、不被理解的痛，還有麻木的痛。痛到極致是麻痺，身體如被電擊一般，劇痛會震碎所有知覺把人掏空，靈魂便墜落在沉寂深海。我猜想上帝發明痛的本意是保護人類，就像觸碰火時手會本能退縮。人類在面對承受不了的痛苦時，身體或心靈會啟動保護機制，例如選擇遺忘。

然而，某些痛是永遠無法忘記的，我們只能帶着它拼盡全力跛行。痛苦很多時候必須獨自面對，我想那就是一種成長的痛，是靈魂的年輪，記錄着每次成長的印記；是持刀的匠人，一刀刀剔去軟弱，鑿出靈魂稜角，使我們變得更加堅強獨立，更有經驗面對問題和保護自己。即使很痛很痛，也不要緊，請好好擁抱那個還很痛的你，對生命驚人的韌性，致最深的虔敬。

### 「學苑春秋」園地公開徵稿

歡迎莘莘學子及老師投稿，近期主題為「痛」。

學生稿篇幅五百字內，老師稿篇幅約八百字。截稿日期為二〇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請把作品連同作者簡介及聯繫資料電郵至：  
mneditor@ningpao.com，標題註明「學苑春秋」投稿。

### 《明月灣區》編輯委員會

出版人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社長 張曉卿  
總編輯 潘耀明 陳錦強  
執行編輯 葉國威 張志豪  
助理編輯 蕭文禧  
裝幀設計 若華 (Yousa Li)  
刊名題字 金耀基  
編輯部電話 (852) 2515-5111

查詢及訂閱熱線 (852) 2515-5416  
訂閱傳真 (852) 2515-2790  
訂閱電郵 mpmcir@mingpao.com  
投稿電郵 mpmeditor@mingpao.com

地址：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Address : 15/F., Blk. A, Ming Pao Industrial Ctr.,  
18 Ka Yip St., Chai Wan, Hong Kong

網址：www.mingpaomonthly.com

印刷：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6-28 號 2 樓和部分 3 樓

發行：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總代理：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大業街 34 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  
地下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資助。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波、陳致、蔣述卓、蘇樹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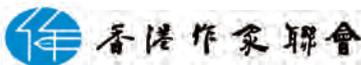
###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白楊、朱壽桐、許子東、張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游江

###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明月灣區》

主辦機構：



承辦機構：



合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

澳門基金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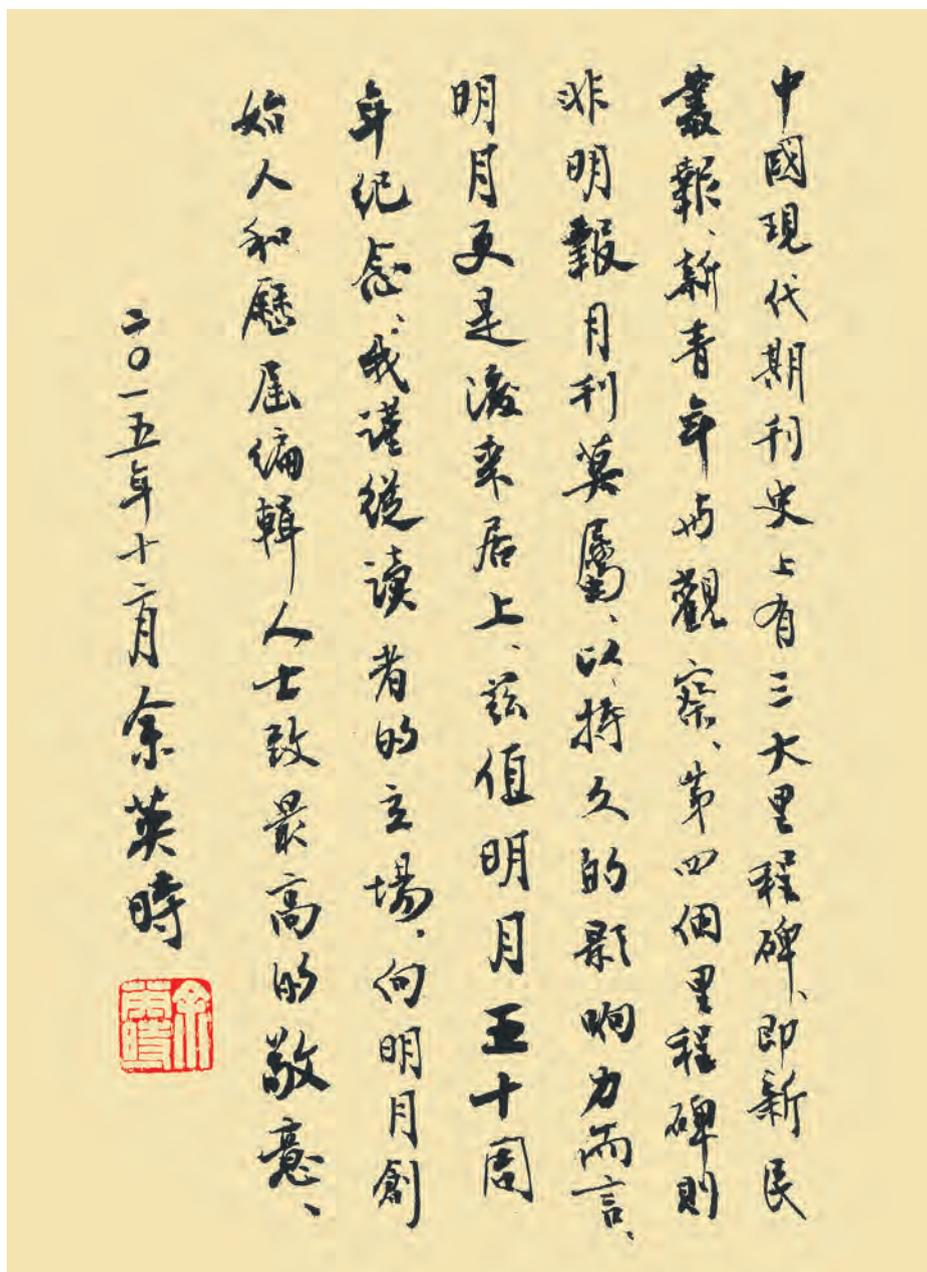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 名家手跡



### 余英時先生為《明報月刊》五十周年撰寫賀辭

中國現代期刊史上有三大里程碑，即《新民叢報》、《新青年》與《觀察》，第四個里程碑則非《明報月刊》莫屬。以持久的影響力而言，《明月》更是後來居上，茲值明月五十周年紀念，我謹從讀者的立場，向《明月》創始人和歷屆編輯人士致最高的敬意。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 余英時

### 余英時

國學泰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與歷史榮休教授  
(明報月刊資料室)

## 藕花深處

—詩、畫 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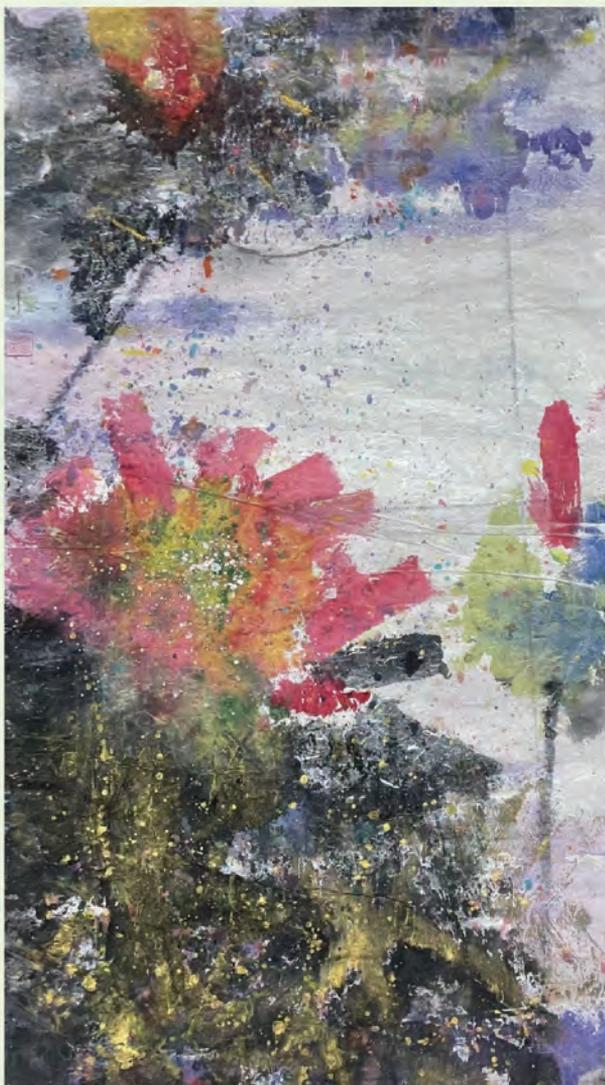
舟楫停擺的時刻  
那朵午荷  
從宣紙上醒來  
墨色暈染着  
一朵未及啓齒的  
呼喚

斜風細雨垂落  
於蜻蜓和漣漪之間  
那些含苞的絮語  
在寂靜中  
緩緩舒展

盤坐於此  
聽荷、讀荷、畫荷、寫荷  
任時光在筆尖流轉

藕花深處  
未成形的詩  
正在等待一場  
無聲的綻放

(印象原名楊夢茹，香港女作家協會副主席、香港作家聯會會員。)



明月灣  
區  
總二十八期  
二〇二五年八月